

沈

氏

日

旦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元年秋

送南少宰侗初張公榮擢北上仍以少宰協
理詹事府事序

代留都縉紳作

夫人臣必出處正而後可展經世之畧遡公之
遭讒而家食也在逆闖亂政之世計公之出山
而典留銓也在 今上龍飛之初及公之內轉

沈氏曰

卷三

初集

而還 朝也在清議光昭泰茅畢拔之際天下
想聞其風采公亦自慶其遭逢詞林出處之正
無踰公者之行也去揆路漸近矣方今 主聖
時危諸艱攸萃四夷效尤于遼左環伺而動遼
左靖則夷氛悉銷試與公熟籌遼事可乎古人
當迫急時庸愚袖手退而避賢者路今人當迫
急時庸愚連袂進而掣賢者肘公知其故乎古
之名將以八千兵當符秦以五百兵當兀术戰

勝而有餘今之債帥以十四萬兵守關門而不
足公知其故乎澶淵之役許犒金錢不過三十
萬南北寢兵者四十年奴酋豕突以來請帑徵
餉歲費縣官金三百萬而全疆淪陷迄無寧歲
公知其故乎姬公于不得處日夜仰思此亦公
仰思時矣譬閭井富民十年訟而家不破者無
有哉林泉隱逸岌岌乎抱焚昆之懼清夜淚落
而不揣之夫猶視蟒玉爲奇貨毋迺以國戲乎

究之轉尚方爲杜郵卽此夫也公試思補牢顧
犬何者爲急著乎在朝諸紳但聞有復遼之語
而未必俱存復遼之志局外遺英縱或有復遼
之人而又不獲操復遼之柄貪鄙之徒惟思乾
沒援遼之餉而恬不畏威遼之誅任怨之臣不
使竟守遼之功而偏代受失遼之罪更可異者
喪師辱國罰不及于始禍之元兇猶謂國有法
乎論至此又費公一番仰思矣憂時憤世如公

侏侏建議不啻宗李則既有其志矣吾見其人
矣自神皇迄今疏十餘上流播海內傳爲石
畫吾復聞其語矣雖然相業何者最先良平之
智不得不出鄴侯下者以薦韓淮陰一事扼要
爭奇爲漢元勳卧龍失關張後束手無措則將
固戡亂所必資予私揣公之深心必有一二鷹
揚默注于疇昔以答聖明者不日平臺召
對咨將材于新輔定不以乳臭肥疲等賄帥汗

齒頰也公詞臣也請以詩喻李杜奇才不登唐
榜必科目是拘則是漢不得淮陰唐不得汾陽
而宋不得武襄武穆也然捨此則又有一種夤
緣之紈褲進故覈將材最難必也廣爲詢獨爲
試試之以覘其謀試之以程其勇試而薦其可
哉蓋何所以試信者不載于史無從知之然必
非無據而謬薦者公肯留神乎否公雲間人也
先達徐文貞相業甲 永陵曩時青島誌祀禁

不聞聲虜直趨順義無所掠遁去皆文貞運籌
之功夫以 肅皇帝之威嚴文貞得便宜從事
矧側席虛懷如 今上乎公不難仰止先程以
撻四夷暢 皇靈副八埏之屬望而惟願公爲
天下得人予以拓其經濟爲出處重爲同列屬
吏光故于其行也規頌兼陳是爲序

、與學憲樊致虛公祖書

不肖養疴白下無名可逃勿安何必入海善藏

其拙夷門莫知有侯栩栩遽遽自悔長揖督郵
晚也憲諭垂注慙懇畸人傲吏何自物色于慈
臺哉憐才高誼篤舊雅懷並徧古人矣雖然過
情之褒多緣溺愛蒙索取俚刻遽說董子明雱
不盡由膠東之故買生賦鵬實則因長沙之以
也老公祖文壇龍象藝苑斗山亦豈抱嗜痂癖
耶何索之急也初意俟身後始出以避目前悠
悠之口今爲知己所迫顓力獻上業已剪拂于

君山還祈弁冕于玄晏政如浮圖挿天邀有舍
利光明便今夜又辟易耳不肖始受五斗之累
既墮五文之障以老于五濁之世而不能遂五
岳之願皆命也達命如老公祖何以策之茲者
買舟掃墓渴望見清光而遠嫌且止傾嚮之
忱在菁莪之卒章矣外有所瀆人生于情何能
已已孫明復之乞粟或不取厭于范文正乎臨
楮無任依戀之至

當今之世不容人做好官行好事養安持祿原
非得已然好念當常存諸胷中豈因畏途風波
遂埋沒我本性倘機會可乘不妨救濟遇高賢
下問不妨傾吐若概用浮沉之術則內昧良心
外負科目鬼神瞰之必遭陰極凡冥司幽宰皆
生前行好事而遭謗做好官而被黜者也世無
說謊之佛祖安得忽果報爲荒唐而不怖乎

錢塘羅貫中者元末人也作通俗演義三國志

及水滸傳行于世其子孫三世得啞疾豈扶微
盡巧見忌于造物耶在小說中稱聖稱神真所
謂集大成也吾杭推不朽人物此當屈指星命
家王玉田亦錢塘人所著有醉醒子集垂世質
勲海寧人生正德間先玉田擅名術並奇中
老者無寐乃多思之故顧云心血不足可笑也
近死之心後籌兒孫前遡恩怨枕上如年猶如
童子聞詰朝演戲徹夜不眠總由妄想所致夫

童子平日一眠到曉。何獨此夜偏心血不足耶。因思多而傷神。致耗心血。則有之矣。

記者紀陳蔡諸徒並宰我于子貢殊未確短喪而斥其不仁晝寢而謂其何誅蓋孔所痛絕者祇因其賢仲尼于堯舜遂冒濫言語之科則有若類萃一語頗足相當何故漏遺也豈遭難時偶離索耶

繭斃于鏹縲于杙其爲華袞而被帝躬爲敝屣

而曳丐足、寵辱大異、垂總付之不知也。古人所云身後名，此足以破其障矣。

蔓草附松栢，猶可附莢李，則立稿蓋松栢結構，挺拔超出蔓草之上，故不能相累。若莢李骨幹脆弱，一受纏綿，輒奪其雨露，遮其風日，束其枝葉，故立稿耳。小人倚附君子，亦然。君子當自揣其爲何如品，不當寬于茹納，輕爲此輩作緣，以貽悔也。世之君子，桃李多而松栢少，慎之哉。

林氏曰
接祭也

禮記曾子問有所謂接祭者接乃疾速之義四書中接與接漸亦此意

酉陽雜俎載入土不爛者惟硃漆箸與頭髮二物予所見殊不然野外暴露之棺年深被發之壙但見骸骨不見髮也則髮先骨朽矣穢壤中亦頗見朱箸然剝落將盡僅存稀微耳

豫章劉鋹名將亦世將也每進兵或五里或十里必遣偵者搜山而後復進蓋防有伏焉什伍

隨兵自擇定。而帥不強之。氣誼素孚。緩急相救。卽此二端。已覘其用兵之妙矣。遼左陷而鋌陣亡。乃賊臣楊鎬害之。非其罪也。同時有杜松者。勇而無謀。然與鋌皆忠義。皆爲鎬所害。說者謂其輸國情于虜。又賂虜有無難詰。鋌義兒曰劉昭孫。力敵千夫。鋌臨別向鎬叮嚀。如銃三發。則勢急矣。當出銳師以救我。至是銃四發。而昭孫三潰圍出。引領望救。救竟不至。竟以身殉。予所

聞于東征士卒者的有據也紀之以志痛
招隱詩有兩解自林泉人言則爲招仕者而諷
之隱自君相言則爲招隱者而使之仕也

蘭桂牡丹芍藥水仙茉莉瑞香臘梅等花色馨
俱擅者用糞穢灌溉則滋茂但以清水沃之則
立瘵惟桃于清水覺相宜故爲蓬島中物耳嗟
乎今之宦途以書畫詩文筆墨等作禮儀貽要
人與養花者沃清水同

以不肖待人。所失者少。所得者多。以聖賢望人。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塵世中爲聖賢者千百之一二。爲不肖者。繭絲牛毛。無窮極也。

冊書所云身之八殺。

貪殘。盜。酷。狡。佞。詐。懷。

以貪爲首。命之

四業。

昔惠恃已狎。不肖妬賢能。

以背惠爲首。實則性貪之人。

未有不背惠者。不肯惠。不成其爲貪也。貪之義。主于好盡。不但欲盡人之財。且欲盡人之情。盡人之力。不但欲盡己之謀。且欲盡己之毒。盡己

人置君象

居君象何

甘文其由

取焉耶

之美。設有人焉。贈以百金。夫寧惟不感而心憾之。曰。何不密以相授。顧招搖耳目。使衆共知也。何至使彼負仗義之名。吾蒙割潤之跡也。則謬巧其說曰。彼如是如是。不得不餌我也。卽不然亦必曰。彼孟浪。非輕財也。此背惠之一端。乃貪之證也。

密授餌者。語傳曰。何人知字。復為孤位。所弄。

笋之初出。勃然挺生。而人不覺。覺之。經旬不能盈尺。且轉眄萎矣。花葢亦然。豈花竹秉性高潔。

花麻人現
猶氣理虛

清心

厭人觀之而然抑人目俗且毒一顧之後損其
天機遂不復如初見時耶世有善養花者卽善
養生者也

內者不疾其心之不以子十日活根具推之其心也
此語而即今公為屏侍法者花君子何至便其然

以百年通計之則五十居半亦大衍之數也故
曰五十以學易此孔子年踰知命後語恐壽筭
不待則歲月有限難以盡易之妙必天憐其好
學之苦而加我數年迺可耳紫陽云加作假五
十作卒誤無疑也然歟否歟

花之重。臺者必不結果。文之艷異者。豈能集福乎。故稱門人弟子曰桃李。取華實並茂之義。然桃李花果皆尋常無奇。惟無奇。故可久也。

國家設科取士百十人中得一二雋彥。或功業或節義。或文章各居一焉。如唐得裴度。宋得韓琦之類。豈惟全榜生色。庶一番勞費不至落空。否則蠹國賊民之士。有不如無。反不若漁者舉網無魚。猶無害也。唐榜得李林甫。盧杞。宋榜得

秦檜買似道。天生亡國之臣以報李趙。應有一
段因果。可專咎舉主乎。願有國家者。不負忠臣
不負勞臣。蓋綿祚之至計也。

士大夫以官爲重者。爲外吏。不敢與豪右相角。
爲內吏。不敢與權要相角。入門戶中。偏與同襟
相角。然同襟彼此傾軋。最能壞官。嗟乎。是豈必
嶺外能死人哉。

小宛遭時不淑。相戒免禍。以敬儀爲首務。東晉

之士。偏沉湎于酒。其彼昏壹醉之儔歟。抑托諸酒以寄其狂歟。殆匡時無計不得已而然與。詩人苦情似異而寔同也。

今人作詩必五首十首二十首皆務外也。竟不知前人有七首十一首者。不然古詩十九首豈不能足毛遂之數哉。

宋之和議。儒者相傳罪檜。其說誠是。但和亦談何容易。譬兩造角訟。彼此求勝。不可必得。則和

雖非上着亦中策也宋有吳韓劉岳宗李等人
物氣足吞虜不然金木兀肯許其和乎後世無
和具而復耻言和竟不知其何所恃也

人身之勢陰陽原無定名醫方云滋陰補腎又
云壯陽固腎宵小附權貴曰趨勢蓋指此物也
而中涓無勢可趨亦曰趨勢此五虎五彪十孩
兒輩所以死不服也雖然唐之季世天子受制
于家奴呼宦官爲父母請以是爲孩兒解嘲

熱腸人處世最苦腸熱則眼清眼清則口快口快則招尤世之大賢絕少大賢聞過輒感庸愚復諫輒怨匪彛不止于怨輒思所以報復之矣調世之術腸眼俱冷競稱爲長者焉仲尼加祝鮀于宋朝上見衰世必佞而後免卽徒黜猶未足以容也

殷高宗漢武帝享國長久其精神原足以持世也桓靈短祚神靡而不振氣散而不收故委轡

也附權者引繩披根。冰山果足恃乎。主譬諸樹。權姦譬諸蠹。而蠹死必後于樹。樹死則蠹無所依。蠹死則食蠹之餘者無所附矣。

人情藏險。恐其漏洩于言。則以一笑掩之。人情敗露。更難逃遁于言。則以一哭掩之。笑哭非真。總以濟詞說之窮也。而有道之士。每挑之使笑。使哭。玩世不恭。等諸弄孩。

降夷內附而收之。以爲名。此古人失策處也。流

害直至于今中華之產雜以夷種別有肺腸倍
難感化秦由余漢金日磾唐李光弼渾瑊之流
何可多得望一二于千百失策甚矣風會日薄
習俗日衰職此之由

起家科目者侈口厭薄貲郎夫貲郎之爵明買
明賣比諸通賄權津借與援以竊高位者私買
私賣孰曖昧孰光明乎

罪阮籍者謂其母垂死猶圍碁決賭此名教中

常談耳籍蓋原壤之流立意自廢者彼正欲令人作如是觀籍與山濤赤幟竹林爲好友濤舉孝廉籍所爲如是蘇子瞻曰陛下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以籍之賢之識何難修名以待舉而骨瘠哀毀甘讓持籌之王戎爲之所愛端不在名矣學士家眼界須寬勿被古人瞞過

商武丁曰高宗唐李治亦曰高宗宋趙構亦曰

高宗唐宋昏辟。埒謚于三代之興王。冒濫特甚。標出以悚後世。臣子諛主者。適所以陷主哉。英明果銳之辟。厥胤每多仁柔。故漢高帝之繼世。乃孝惠也。唐太宗之繼世。乃高宗也。扶蘇不祀。天所以感秦。戾太子不立。天所以祚漢。然則劉禪何以亡蜀。有二說焉。一則禪享國太久。不如孝惠等之蚤世。一則先主原過于仁柔。不應復以仁柔濟也。

衛武公不迂腐處全在善戲謔而不爲虐否則與方春時和不可折柳等陋儒無以分也

血脉有不必傳者桓温之先爲桓彝盧杞之先爲盧奕黨類有不必錮者張去疾之後爲張良許敬宗之後爲許遠

夏日于地上見一蟻負一死蟻急趨夫異類縱抱狐兔之悲自未有相收相卹不忍捐棄如蟻者也靈哉蟻篤哉蟻其悲哀之情當有不殊于

人者造物視人猶人視蟻等無有二

關真君護法建寺出天台智者智顛傳此開皇十二年事也今佛寺中塑關像爲伽藍神蓋本此然予有說焉業已受師五戒後世猶血食之恐非神意所安况寺賜玉泉其名雖美却由晉王廣具奏而得夫隋煬獸行鬼所唾也神顧歆之乎自開皇壬子暨仁壽甲子凡十有三年而廣之弒逆始著豈禪師與神不預計其將來之

惡歟

弟新不名書也此種有以爲不名書者

東平王漢之宗室求史記諸子漢秘不與猶然
禁挾書之陋見耳唐以詩春秋禮記賜吐蕃從
裴光庭之奏也賢秦漢遠矣當今編戶子史而
間左六經迺宗室之爲東平夷虜之爲吐蕃者
幾寒、峻之士中華之人除鉛槧外肯讀書者又
幾人哉

肅宗卽位于靈武權也矧發馬嵬時父老遮道

固留已奉旨傳位乎但上皇自蜀還當仍以帝位讓父而退處青宮俟玄宗再有命太上皇禮處之庶幾子道不失而心跡兩安然且惑張良姊譖殺建寧王倓豈能爲此哉此非口舌所能轉以故李泌見幾而去歸衡山也

肅宗時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代宗時關中斗米千錢空匱如此賴劉晏爲轉運使而帑藏漸充用人固理財要着晏爲楊炎所陷無罪

而死藩鎮且蜂起矣

削七國之策發自晁錯而錯卽死于其事幸蜀
之策發自楊國忠而國忠卽死于其途謀國者
慎之哉謀之不臧併禍其身雖欲怨天尤人得
乎

野史多不核者弊在食耳在護奸故凡傳奇小
說毀于忠肅者乃徐有貞姻黨毀王文成者廼
宸濠餘孽李士實之流未可輕信當代人物所

沈氏目目

卷三

一七 初集

借光以抗衡漢唐宋者于王外頗不多得毋使
受青蠅之點哉。

沙門所載諸天名目與道家絕不同迺靈寶琅
函俱道書也所載三十六天又各各不同蓋道
教始于張陵不始于老子特借老子以樹幟其
後駢枝于寇謙之濫觴于杜光庭而僞撰百出
符呪黃白之說紛然囂馳去老世清淨之旨漸
遠則所云三十六天者倘亦強設名目以欺世

道德經

未有丹砂

全之說

社以酬酒味

曰徑也

而茫無對證者歟

本朝中涓謀大逆者二、曹吉祥、劉瑾亂政者十
一、王振、牛玉、汪直、梁芳、韋興、李廣、魏彬、谷大用、
張雄、張銳、馮保、謀叛者二、喜寧、畢真、賢者四、金
英、黃賜、懷恩、張佐、忠者二、雲奇、何文鼎、有邊功
者二、鄭和、劉永昌、功罪相當者二、蕭敬、張永、自
正德庚午逆瑾伏誅後至天啓初年凡百有十
載而復有魏忠賢之禍、緹綺四出、籍沒廉官所

殺戮賢士大夫無筭。其姪良卿封寧國公。封侯
封伯。賜鐵券造府第。海內稱功。頌德生祠。遍于
天下。借大工名色。搜括民財。市鬻卿貳。內帑金
珠珍異。盡輦歸私室。言官結舌獻媚而已。卽天
變示儆。日官懼不敢奏。此古今一大劫也。

緣木求魚。必無之事。然峽中有鯢。如鮎。四足長
尾。能上樹。聲如小兒。雅州有鮪。如鯢。聲亦如兒
啼。俱能緣木。學者局于所見。其言廣之。若博物

仲尼決不作此等語

開元甲寅秋焚珠玉錦繡于殿前此何心也兩
辰春遣宦官下江南取鳩鵲鵝鷺等物又何意
也擢媿崇宋璟韓休張九齡爲相此何心也信
任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史思明以致亂又何
意也從古主念之雜無踰玄宗者惑武惠妃之
讚一日而殺三子則太平公主之謀逆亦屬影
響何者王琚張說魏知古等品皆不佳或因主

勢太橫而文致之歟蓋構繫官闈以巧博名位
乃小人梯榮之常態朝紳公正者知之而不敢
救救之卽指爲黨古今同此情也

尹子奇四寇睢陽自春徂冬幾一載夫睢陽誠
要害地誠當死守然矢盡食盡而糗不至與其
城陷毋寧委空城與賊走保他境猶爲長策哉
况睢陽原許遠邑境巡特借以捍賊者乎城陷
之後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則睢陽空城子

奇果不能守、委之、無傷也、若巡遠走入陳留、更有無限作用、惜哉、猝不及慮、吾不爲當時之雀鼠僕妾惜、而爲巡遠之忠烈惜。

嚴莊乃安氏將也、助祿山叛君、教慶緒弑父、受其降、而官以司農、則肅宗之驚可想矣、夫古之君亦有納降者、然史必書某殺某以兵降、以城降、莊有一于是乎、未幾史思明詐以所部來降、旋叛去、僭稱燕王、鋒不可遏、有以也、更可異者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與嚴莊同列撻伐元勳埒爵于叛賊之黨人心憤且耻是以九節度之師並潰于相州也

李長源與帝同榻寢因而請去所謂臣功太高亦太奇不知何所指也以長源之恬雅不當自鳴其功又云不聽臣去是殺臣也語俱不近人情總緣肅宗昏極故耳李唐自太宗外無一賢辟卽毒如武曌猶令人有餘思也

大臣無愧于御製碑者唐有死節之段秀實宋
有正色立朝之韓琦于德神二宗頗生色焉魏
徵李勣張說趙普李用和瑣不足道矣何煩御
製爲也假令安祿山未反而以考終則玄宗定
有褒美悼惜之章寧肯默默已耶

朱泚圖奉天經月向使桑道茂之言不用築城
不堅李懷光之救不至城中乏食則德宗無死
所矣懷光功最鉅顧釜鬲于盧杞咫尺不得面

帝憤恚而反德宗之駑亦不在肅代下也

古人所謂將吏將士者在將之下卒之上如幕
賓記室叅軍之類以咨謀議以通情款卽諳占
候習醫藥命相之術者皆收備緩急之用故越
兵伐蜀有君子六千蓋此輩也今亡之矣

霞彩麗天渾似鳳荷錢得水便成珠此予夢中
詩也餘句惜不能記

王叔文專政纔半載耳無大過惡且有美舉二

焉。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之類一也。追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也。何故犯衆怒而得貶。蓋順宗耳軟骨脆不足以庇叔文。至憲宗嗣位。猶窮叔文之黨。而貶柳宗元劉禹錫也。二人皆賢者。豈得以朋黨相加遺乎。夫成王時周公治內。召公卽不悅。韓琦主撤簾之事。富弼卽不悅。百世之下。毋以韋臯賤叔文等罪惡。而遂少叔文也。臯雖賢。不過如召伯富弼。且節度在外。得于風聞。而

沈氏日日

卷三

二二初集

叔文德業聞望不能如周公韓琦則受屈宜矣
彼憲順庸主豈能排衆非而定一是哉後之君
子事英辟則宜任事庸主則不宜專專則無補
于國而身受其禍

奸人陷害善類必言之成章持之成理鑿鑿動
聽武三思對中宗云東之輩恃功專權將不利
社稷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
內實奪之權也五王果入其彀中盧杞言于德

宗曰李懷光勲業蓋世賊徒破膽若乘勝恢復
長安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
連累日使賊得以爲備後難圖矣以故帝惑其
說詔屯便橋懷光自負解奉天之圍咫尺不得
面帝怏怏而反聖人所謂利口覆邦此類是也
此不第庸主熒惑卽英主未能速悟但英主能
追悔耳漢武帝江克其證也

事有晚蓋而併恕其生平者狄仁傑薦五王是

也向令五王負所舉不能反周爲唐則仁傑祇名教之罪人矣

與人共事而好立異議甚不便于已身予嘗見婢僕養雞者一雞獨棲獨止不與衆雞爲群每當飼時衆雞聚啄而此一雞常不得飽人之立異而失利者與雞何殊

秦二世爲凌烟閣欲與山齊而唐太宗因之亦曰凌烟閣所圖功臣乃長孫無忌等猶賢奸參

宿王勳
百但永飢

焉未幾武墜篡矣、唐昭宗因之亦曰凌烟閣惑
奸相柳燦奏圖四鎮元帥以梁王爲首俄被弑
矣夫凌競凌偪乃不美之名烟霞烟雨亦山林
寂寞之象非朝宁所宜崇也二世受禍于望夷
以下凌上未必非讖彼麒麟雲臺名實俱雅唐
不漢是師而效尤亡辟耶

仲尼曰史闕文彼馬遷史記補入褚先生司馬
貞固不足道至于宋儒事事以孔律人者而大

學引程子語意補釋格物致知二章闕文之義
何居

前代父子濟美者相業則李吉甫、李德裕、呂蒙
正、呂夷簡、將猷則李晟、李愬、曹彬、曹瑁、節義則
稽康、稽紹、翰墨則王羲之、王獻之、科名則梁顥
梁固、兄弟濟美者霸業則孫策、孫權、辭賦則陸
機、陸雲、文章則蘇軾、蘇轍、忠烈則顏杲卿、顏真
卿、恬退則疏廣、疏受、理學則程顥、程頤、勇敢則

吳璘吳玠此皆真實匹休絕無纖毫假借者

京營戎政卽古之南北軍左右神策是也錦衣衛卽古之司隸校尉執金吾是也說者曰京營當用宿將勿以世祿參之錦衣當用士人勿以緹騎爲之非也用世祿則保帶礪之念切而憑城社之念銷用宿將則藩鎮節度使不在疆圉而在輦轂有大可憂者用緹騎則武夫跋扈猶有文臣制之用士人則賢者少不賢者多非作

威招權。卽委轡煬灶。有不可勝言之弊。此祖宗有深意焉。未可輕議。予更有說焉。京營較錦衣更重。承平之世。仍用世祿。戡亂之朝。特用宿將。不易之定論也。

觀書者但知墓誌碑傳行狀多論筆。不知野錄雜紀頗多讐筆。俱不足憑也。後人作史。湏慎之。予嘗謂史氏不遭陰譴。定遭陽憲。故私居不敢借擬野史等書。且恐身後有僞托者。而預記于

此

帝王降生必有所自說者謂宋仁宗係赤脚大
仙輪轉此猶近似蓋仁宗賢主也至謂明皇在
仙宮以好吹尺八謫人間則不倫何者明皇無
道之主跡其糊心垢行幾無復人道豈上界有
此等樣仙耶

語云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
夫弓箕猶形相似也冶裘則懸殊甚矣豈陶之

外更有治。毳之外別有裘乎。

神廟初年江陵專政京師士夫拜帖不寫正字
但以紅籤蓋面因張政府名居正特避其諱也
相沿至今不改有味其故者仍于紅籤上寫一
正字可笑也尤可笑者巡道馬呈秀郡邑手板
皆寫稟字不寫呈字則名且單諱矣守道程載
伊郡邑供億不開下程止開下陳則併其姓亦
諱矣不識張孚敬當路時禮帖中例用奉引敬

字樣何以代之、馮保用事時太保少保字作何稱呼、

馮吳觀六句贊像

先生高齋名山響、坐環堵中生丘壑、想先生道
號曰吳觀躡足登峯天門泮、漁先生纂脩有遊
史、咫尺墨莊登臨憑几先生吏、隱拜中翰秩邁
秦松冠彈霄漢、先生壽卮公侯執桃熟三千籌
添六十、

戊辰七月十一旭際池水熱甚魚悉浮水面有死者蓋是日末伏已畢地氣夜升故也。不然月照露零水宜涼而反熱無是理也謹記之。

戊辰九月初五日閔邸報見饒侍御疏中語切中今時用人之弊喜而錄之其畧云戶部主事行邊受事數月不過司支放耳卽曰此邊才也爲之咨部轉邊道矣或偶值夷虜不來支吾半載有餘則又曰此真邊才也加級加銜未幾而

曠陞邊撫矣碌碌庸人建牙樹纛邊事尚可問
哉予廣其旨而戲言之方今幸拘資格耳不然
場屋試士一切管供給官悉超轉翰林院洗馬
修撰等去矣蓋文武殊途因食得官其爲捷徑
一也

風俗僻嗇處衣冠染色未便非尚白也玄宗幸
蜀圖山谷老弱聚觀皆冠白巾好事者附會謂
追思諸葛武侯而服至今不除何其迂也夫建

業士民亦尚白亦豈感周公瑾而爲之服歟况
鄧艾破蜀者也夔民不祠亮而祠艾宋洪咨夔
毀之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此其證據云

王全斌貪縱妄殺止于貶官曹彬沈義倫與之
共事各清慎自守歸橐惟圖書數卷而已說者
曰平蜀將帥古多不利夫桓南郡吳漢岑彭鄧
艾鍾會郭崇韜康延孝等或有宿業或自貽伊
戚未必盡属于數竒也豈他山川社稷不靈而

蜀獨靈能作祟于伐蜀者哉果爾則受伐之時
蜀神何一籌莫展而偏仇于蜀平之後耶清慎
如曹彬等免矣

六十干支皆有神神皆有名相傳甲子神名弓
隆呼之入水不溺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
燒夫神卽不好媚何至反好侮耶呼其名是侮
之也而顧極其塾沃其隄乎

本朝一切怪誕之事皆附會于劉誠意猶前此

異聞奇舉盡歸諸葛武侯也。按誠意洪武八年卒。此時懿文未薨。建文僅週歲。而預以袈裟剃刀度牒等物緘篋授之。有是哉。此載震澤紀聞。文人多謙筆。俗人多謊口。以謊口傳謙筆。以謙筆實謊口。自盤古至今。釀成一謊世界耳。

王祥李密世所稱孝子也。祥歷仕漢魏。至高貴鄉公之立。以定策功封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且尊崇爲太學師。及高貴鄉公弒。祥僅以涕

淚塞默而已。晉武立又拜太保進爵爲公。其出處如是。審與祥同時以故君爲僞朝。悖義傷教。一至于此。而天下後世無非之者。豈忠孝有二道歟。抑溫嶠之絕裾真。而王祥之卧冰假歟。自徵聘途。開粉飾。百出。篡漢之巨奸。固嘗舉孝廉者。何責于此輩哉。

中宗欲以天下與韋玄貞。則廢爲廬陵王。自取之也。說者以取日虞淵爲五龍功。若爲唐社稷。

計則廬陵不必復也。復之祇足以庇奸爲姪牝。
自固計則廬陵不必斃也。斃之適足以召兵。此
武與芾靈蠢之分也。唐宗室尚有賢者可立。而
必欲匡復廬陵。則五龍者特富貴之徒。非豪傑
之士也。

漢高帝馳入信軍更置其將吏。趙太祖雪夜幸

普第與之定謀。俱出其不意以震駭之。此英主

馭將相之術也。

與武曩密謀廢中宗爲廬陵王者。裴炎也。炎竟爲曩所誅。激李孝逸速進兵。敗斬李敬業者。魏元忠也。元忠幾不免而倖貶爲高要尉。然則殺人媚人。祇自求禍耳。此外有蘇良嗣焉。批懷義之頰。有王永禮焉。請闔懷義以肅宮闈。而武曩未如之何。神姦巨慝。每借清議以笄人也。

藥中有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肺犬血鼠尾牛膝之類。皆非血氣物也。有缺盃覆盆釜鏗大戟。

鬼箭、天鈞之類，皆非鐵石器也。有胡主使者，戴文浴、徐長卿之類，皆非人也。最初得名之，故儒家未能深考。嗟乎！古今觚不觚者，何限。

魏蘇則爲侍中，侍中親省起居。吉茂中笑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言其雖近君，未免捧溺器也。漢孔安國以儒者而掌御唾壺，朝紳榮之，得非以溺器唾壺有上下之別。緣此分寵辱哉。抑漢人無耻，更甚于魏耶。由此觀之，古之人主左右。

雜用士流不專用閹人給使令也

人品有前後兩截者平陵方望致書隗囂以范
蠡咎犯自况飄然遠引何其超也厥後立劉林
作天子自爲丞相卒蒙顯優悲夫萬曆初掌科
吳時來侍御董傳策抗章彈劾權相聲動朝野
未幾一以墨敗一以積惡爲逆奴所弑由頭躡
尾鳳表鴟裘大率塗飾于先敗露于後非必中
道而改節也

古之人臣亦自稱朕故象曰干戈朕琴朕弣朕
伊尹曰朕載自亳屈原猶曰朕皇考自秦嚴定
律令而朕之稱謂始獨歸人主矣

隋史萬歲征南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背刻萬
歲後勝我者過此蓋數已默定武侯抑何神也
萬歲武夫不學無術罔知弔古顧仆其碑以進
將古人精心韻語委諸草萊何異對犢鼓琴

祥符元年王欽若獻芝八千餘本又獻泰山芝

三萬八千餘本六年丁謂獻芝三萬七千本也
年又獻九萬五千本夫芝以罕爲貴以稀爲瑞
若千萬計則畦圃之毓爾按新莽時獻瑞者亦
但獻芝而不及他物豈他物不可假芝可假耶
抑朝菌之類誣指爲芝耶抑或有異方秘藥可
巧奪化工而助之長使成芝耶

冊書曰仁得之仁守之其量百世不仁得之仁
守之其量十世不仁得之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宋儒笑過秦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不知
賈生蓋本諸冊書也宋儒以仁義二字爲養家
飯碗被漢儒奪去作此妬辭

羊祜爲蔡邕外孫。祜平吳當封乞以爵土讓舅
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又蔡充別傳。祖睦乃蔡
邕孫也。則邕豈真絕嗣。而說者謂邕無子。悉以
書授王粲。此何解耶。夫亦有子而不好學讀書
與無子同。卽淵明五子但覓梨栗之意歟。以故

蔡邕傳亦不明言有子無子也。想邕女應不止
文姬一人。特以慧穎故。且曹公贖歸。遂彪炳青
史耳。予因是有言外之感。王粲羊祜俱名流。蔡
氏一脉秀氣。旁注外家。深可惜也。若然則文人
之無後者。獨中郎乎哉。

煬帝宮有迎唐八鬟髻。兆太原之興。楊貴妃作
愁來髻。兆馬嵬之縊。皆莫知其然而然。所謂識
也。

朱子作綱目原爲通鑑書蜀丞相諸葛亮入寇而作也。溫公係司馬懿裔故一切篡弒等事皆曲筆以徇平帝之崩。雖明言置毒酒中。然但以帝崩爲文。綱目則直書安漢公莽弒帝。頗得春秋之義。莽竊比周公。而等漢于秦。故巧立孺子嬰。夫子嬰者。秦之降王。而孺子者。三監流言指成王也。

恭琰入胡爲胡婦生子歸復嫁董祀而范曄附

諸列女說者非之予謂此猶列侯列仙列宿之意非貞烈之說也

唐王昌齡高適等微服入酒樓諸名妓歌者咸是其詩則風雅遍于闐闐矣宋學士王珪月夜召入禁中賜坐行酒嬪御出領巾紈索詩各以珠花潤筆衣袖皆滿則才名徹于宮帷矣梁使臣至吐谷渾見牀頭數卷乃劉孝標集宋元豐中弊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則聲價重于

四夷矣。夫詩文衰落。未有如今日者也。上不以此衡士。則幼不習。暨服官臨民。又無暇也。何必求田問舍。而始弁髦之乎。

內典有所謂壓油。殃者業報也。世間人慳吝。不拔一毛者。當受之。此虫出。蓋州形如鳧。值春暮。從水中自呼其名。人因取起。以重物壓之。油津津吐出。油罄。僅存其皮。仍投水中。復活。亦異矣。

哉。

古語云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二歲三百六十日
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此語因漢
周澤而設澤卧齋官妻來問疾謂于齋禁收送
詔獄晉劉毅亦然二人看得官太重乃吳起一
流人物詭激不情

予計偕之年曾附一顯者郵符北征值歲大稜
饑民肩輿求活予午食罷袖麵餅將以犒之顯
者面赤微哂曰此餒餘乃驛中隸卒所凝望者

切勿携去或問何故靳犒饑民忻犒驛役予曰
驛中使客往來慮生謗焉希延譽焉此老爵位
直晉尚書而止聖人所謂患失鄙夫無所不至
者繹之令人毛悚

孰知吾在四子不守守私造此謗耶

湯將軍胤勳濠梁人洪武初以裨將出守孤山
死之其人能詩有守宮詩存于世自是宮中一
粒丹點時何易守時難行爲憂冷情初斷蜥蜴
魂銷血未乾榴子色紅劍滑茜花光映玉鈎

寒幾迴試捲香羅袖留與君王仔細看此詩出
文士手亦稱作者况武夫而兼以節烈重乎
元元貞二年燕人湯佐宅雙燕巢焉一夕雄者
見蝎驚墜猫食之雌悲鳴不已哺諸雛成翼而
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處巢中抱二卵人疑其
更耦徐視之乃殼也自是春去秋來凡六稔觀
者異其貞焉成化六年鹽城縣漁者見鴛鴦交
飛獲其雄烹之雌不勝哀憤奔投沸湯中而死

強文並列
馬原別

沈氏

卷三

三十一 禾集

漁者隱之棄羨不食此烈鴛也較貞燕更奇閩
中有一牝馬產駒爲牝比長其家強之使合牝
馬跳躍不就其家以被蒙牝馬身面詒之遂合
焉既而覺是其母立刻哀號觸階而斃嗟乎春
秋時公子完通乎國母反不如披毛戴角之馬
有人心哉

楚材晉用如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故燕不能留
樂毅而趙用之魏不能收范雎而秦用之晉不

能致王猛而符堅用之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
契丹用之周不能信蘇秦而六國用之皆所謂
藉寇兵齎盜糧也人情貴耳賤目豪傑每受屈
于本境而獲伸于他邦然甄別亦甚難淘金者
總不出乎砂而砂無筭矣

河伯姓馮名夷而讀者以馮爲平二十八宿在
天各有次舍故曰宿而讀者以宿爲秀尚書木
音爲上而讀者以尚爲常其土語乎其有所避

諦而云爾乎

國史有失實者如孝孺叩頭乞哀 上命執之
下于獄此不知出何人手筆然昧心極矣夫孝
孺腐儒也死難之忠誤國之罪未足相準而一
段英烈之氣亦古今所罕見者安得以私見而
埋沒之此必悖節之臣愧且忌而誣之者也

扶梁公悉毀淫祠獨留泰伯季札伍員而吳興
王廟亦馳檄毀之盼饗遂絕神亦不能爲崇

此更多魔
不同一語處
不
不

顏真卿刺吳興復題其碑曰西楚霸王而祠之
兩賢所見不同如此蓋吳興卽今湖州羽當秦
末借叔梁避仇處也烏江乃羽自刎處昔時渡
者相沿焚紙錢方敢開舟否則風波大起有書
生題詩醒之三分割據猶嫌少一陌黃錢直幾
文仗劍不須懷舊恨漢家今已屬他人此後渡
者遂不復焚紙錢焉大率此等事皆邪鬼么魔
假借正神名色以邀牲醴者非真也羽殺降頗

多地獄業報累劫難償何暇分覓叨人間血食
耶

舊史詆李鄴侯隨時俛仰無可稱述此學究語
非史筆也侯心超富貴之外併超名節之外肅
代德皆庸主且多猜忌况所處者又骨肉之間
祗席之際稍知自愛者誰肯以身之利害試乎
侯每徵必出每出必有所濟其不可及正在此
耳猶如神仙度世現殘體惡疾以自點汗不期

于絜身也。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孔子所弗屑。歸絜其身。孟氏之隘論。亦非所以擬伊尹也。鄴侯與佛圖澄同一見解作用。而有儒釋之別。

周禮荒政十有二備也。非救也。所云薄征緩刑弛力卽當樂歲詎可廢耶。所云索鬼神乃倉卒間祈禳之舉。至云除盜賊則又平時之實政矣。遭一國之荒者備易而救難遭天下之荒者備難而救易。民情不透者備與救皆爲民害。土宜

不諳者又輒以西北之所樂爲東南之所苦故必謀于邑。謀于野。謀于獨。謀于衆。謀于賢。謀于不肖。謀于富。謀于貧。而權衡斟酌。始不至于偏枯。切不可謀諸左右以益其荒也。

蘇長公座客行酒令以一故事證兩卦名一謂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謂劉寬婢羨汗朝衣家人小過長公謂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因牛字起見也而說者附會

世利以法
其時
之
以
其
其
其

蘇爲荆公父子而發。倘荆公聞之。豈不切齒。顧
衡宇作葛衣記。有倒漉毀姻一節。吳中人亦附
會顧爲趙定宇而發。顧不自安。極口辯誣。謂葛
衣記在趙事之先。已災木矣。與蘇正相類。世間
仇隙皆惡口造言者所巧構也。

客有向賈秋壑請郡者。以魯奉祀真武。因不食
鱉。秋壑曰。真武之龜。與鱉懸絕。龜鱉不辨。何以
治民。遂不與郡。座客戲之。鰻鱧不肖真武之蛇。

沈氏日日

卷三

四十一 初集

乎。蔗笋不肖真武之旗竿乎。皆不可食矣。滿座
絕倒。夫賈平章世所目爲權奸。然因是客糊塗。
遂不與郡。亦留心民隱者。今人情面爲重。夫豈
惟郡卽節鉞且濫授矣。而哆口詈罵。何以服古
人于地下。

杜姓何多教百餘年法外

皮相者見貧賤人瘦則便云寒薄。肥則便云濁
俗。見富貴人瘦則便云清俊。肥則便云厚重。皆
不察其神也。風鑑書曰。聞聲而人喜者。曾結緣。

也作事而人喜者曾度衆也識不識皆愛敬者
累劫眷屬也聞聲而人惡者曾負宿世債也作
事而人惡者曾滅衆人德也識不識皆憤怒者
累劫冤報也凡此皆論于相之外者予有說焉
星命相近而福有隆替運限相近而壽有延促
形貌相近而遭有平陂其家之堪輿異其人之
脩積異其族黨之藉賴異其所生之時地又異
也執一途以定之豈能懸合

魚名嬾婦獸亦有之、虫名守宮、木亦有之、郭璞所指槐樹是也、鳥名九頭獸亦有之、王充所云蒼兕是也。

史筆有寬浮無證者愛其人則曰朝野欽服惡其人則曰天下怨嗟如遼人勅邊吏云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之類夫郭令公寇萊公皆與夷虜曾相關涉溫公未嘗掌軍務遼人何自知之其爲飾說無疑

未詳飾說

戊辰二月望樹已勾萌條達十八日大雪群芽

盡萎三月復芽然有因此剝落而終不陽者乃知卉木亦負氣不堪摧折也

大乘密嚴經載雪山惡獸名曰能害慣以詐食

諸獸見牝鹿有子者便作悲鳴聲相呼見牝鹿

便現角與之相似往親附彼因殺而食之見牛

馬等種種悉同彼形以肆其毒予謂人間鄉愿

柔媚以局人婉轉巽順求適其意而不覺墮入

佛稱能仁

與仁及胡不主

信存仁善者

然有不能耳

術中者皆能害類也。我輩不幸遇此可意之人。當深思痛絕。毋貽後悔。學士大夫其以予言爲楊園之道乎。

能害者稱其實使觸邪者反而觸止亦一解害也

鬻子云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夫神農之非。他人不能知。知之惟黃帝耳。若陋儒則以爲神農安得有非也。予隨詰之。黃帝亦安得有不是處。

雍降二女于瀉汭。說者曰以刑于試之非也。若

然則舜之授禹。又何不以此法施乎。當時惟舜
遭人倫之變。備極艱苦。堯亦疑于厥心。必釐降
而後可。察其真也。頑嚚傲三凶萃于一門。蓋千
古希有之事。而帝女下嫁匹夫。是事亦希有。獨
孔門擇妍驚人哉。

國語紀長狄之形。不過三丈。穀梁云。長狄之死
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夫以三丈
身。竟橫九畝。則是三尺三寸餘。爲一畝。不隘矣。

乎

已能方廣才大不類方知乎

唐之名人以詩顯者李長通、劉方平、袁皓、沈光、
董皆布衣、詩文乃光嶽靈氣、非時王所能顯晦、
故夫才庸筆劣而掇魏科者、命當通也未幾名
泯泯矣、君相能造命不能造名、能錫福不能錫
慧。

南齊顧昌玄、烏程令也。父法秀、泰始中戰亡、遺
骸不返。而昌玄宴樂如故。有司請加以法。僕射

漢一差徵福
恭核漢士數

劉朗之坐不贍給兒子。竟錮終身。古人清議之重如是。今人清議太輕。廉耻太喪。宦情太篤。而皮太厚。以故魏璫兒男亦太多也。

按論語太師摯適齊。子語魯太師樂。則太師在周。特典樂之官。無保傅之責。按漢書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又太史奏德星見。則太史在漢。爲司天之官。掌緯象之事。與文章紀載絕不相干涉。後世稱玉堂學士爲太史公。祇因司馬遷。

作史記其父談曾居太史之職而詞林又有史館之說遂訛以傳訛耳

水葬而食于蛟魚土葬而食于蟻蚋與夫不葬而食于烏鳶蚊蚋等無有二不若學浮屠氏火葬而歸藏于祝融也

淺土不足人憎佳其親乎

省直解元初中式書肆每僞僞稿射利學者不深辨而詆之及真稿遲出則又不獲覩記予嘗譽包鴻逵舉業之粹而人疑之者此也昔唐太

宗評蕭子雲書法行行如紆春蚓字字若縮秋
蛇蘇子瞻觀其遺跡以爲虛得名耳夫太宗子
瞻皆慧人又皆攻此道者所見安得齟齬則跡
之真贋異也

林泉之人于朝政風牛馬不相及然數月不看
邸報便如聾瞽士君子不覽觀上世之史與混
沌之民何殊

予疇昔宰永定于文廟題一楹聯道若登天得

其門者或寡。文未墜地。非其類者不歆。所謂非類指楊雄韓愈王安石諸公等倫。而學霸以爲譏已。群椎碎之。因念蘇長公倅錢塘時題詩僧壁。壁中空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武林惡少不自揆者。亦謂長公誚之。長公曰。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予才不逮蘇。而遭與之同。因紀之。

法堂聯附紀。謂威非恩耶。則雨露足矣。振盪何

必風霆。惟衆卽獨也。故輿隸環焉。怖畏不翅神鬼。莫訝官卑乘田。昔曾試孔。寧嫌邑小彭澤。儘可容陶。

宋有王量提學患無佳墨取李承晏李惟益張谷潘谷四家碎斷之墨合擣和膠成挺自負精絕近代舉子竊取坊刻改頭換脚活剝生吞皆王量之墨也。宣廟時大內不戒于火金銀混燒入銅不可分割因鑄爲鑪餅等器光色絕倫。

近有造假宣銅者收宣德通寶爲之竟不知當時寶源局錢與他朝無異祇有銅而無金銀坊刻僞托名筆而操觚家悞認爲真竊取之以入于自己之文又假宣銅之類也。

燕中人有失去貂鼠帽套者吟詩一首但改唐人舊句而不自知其詩云昔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空悠悠識之以資鼓掌

此詩見於沈氏詩集

天啓七年八月二十八夜應天府廩生葉貴芬
死而復甦云魂遇官長傳呼至隸卒呵之猶認
作人世也自言吾庠中人何得誣詬乘輿者命
偕至署曰汝死矣吾亦金陵人家住南門外姓
任名弼號左橋今職遊奕大使來歲當遷三元
錄事汝數未盡何遽來此葉忙迫哀懇任索簿
諦視曰汝罪多端之嗣必矣第一節不當爲人
作狀構訟破敗人家產餘猶小慝也汝歸當斷

輦持齋卽不能當禁食丑尤不可點丑脂燭腥穢觸天。天神照見若血。依吾言卽科目無望。當得一官。葉聞言驚怖。少頃數邏卒押之登山。恍惚間仍在牀褥也。因傳語任氏子孫。建道場祈祐。黃冠趙景之出疏文示予。因備述其事。按左橋公卽世已二十餘載矣。生前孝親喜捨貧時鬻魚負擔。五鼓過一櫬。光噴尺誅怪而跡之。則盜所藏金也。因是家生漸饒。天之報施善人意。

猶未罄直至爲冥官而後已予特紀之以醒世
焉

萬曆乙未年餘杭鮑赤城奇謨已屬續矣旣而
屍微動氣復蘇言至地獄見閻羅天子悲泣不
自勝閻羅曰死者人所必有偏汝獨哀鮑答曰
年甫十六有心事未遂者三空于人世走一遭
耳一父母生之未得送終一聘妻未娶一讀書
十載併秀才亦不得做言畢涕淚駢集閻羅爲

文淵明第一

問問神一毫

不歸死生無二

理理法二字

難述

之動容急與查簿則鮑霑之孫鮑迴之子也迴
當有子霑不當有孫因與授記姑延命一紀汝
歸而修德則科名可望不但壽也否則未滿一
紀卽追奪矣猶記所書對聯陽世紀綱多漏網
陰司法律不容鈔物化人人化物化化無窮陽
生陰陰生陽生生不已此已酉歲王虛寰對予
言者王係鮑受業師且與同邑所傳聞當不誣
及壬子科鮑與予俱中式爲同年友叩之但點

頭後成進士、爲御史巡按河南、以依違士民之請、建造魏璫生祠、罷官、特畏禍之弱衷、非媚竈之戎首也、君子哀其遇可耳、不必苛責、

宋李公擇與客遊天柱寺、過司命祠下、見一桃焉、爛熟可愛、當往來之衝、不爲人所得、疑其爲真靈之瑞、分食之、則不足、時蘇徐二客各有老母七十餘、公擇使分之、歸遺其母、人人滿意、過于食桃、予覽此而嘆曰、此桃也、安知非道傍李

乎、縱苦祇二母自知之耳、恐拂懷歸者、意必不
令二子知也、然公擇區處亦自得當、未必非司
命之神默啓其教孝之念也。